

CHANG SHENG BU LAO CHANG SHENG BU LAO

长生不老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多少年来，人们追求长生不老，有人能够长生不老，却又被权贵逼得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然而，善良与真诚最终将战胜金钱和权势。

郭建中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268394

郭建中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长

生

不

老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豫)新登字01号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长 生 不 老

郭建中 主编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76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5129—9129

ISBN7-215-01385-5/Z·75 定价7.50元

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

——代序

郭建中

世界的迅猛发展，终于赶上了科幻小说。今天，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里。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大大不同于我们父辈的生活，更不同于我们祖辈的生活。人类正骑在科学技术这匹骏马的马背上，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未来飞奔，而且，我们已“骑马难下”，因为一旦下马，就将为时代所淘汰而被摔得“粉身碎骨”！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家里打电话到世界各地，比市内电话还要迅捷、清晰，甚至还可以目睹通话人的音容笑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居室的温度和湿度，制造自己所需的“小气候”，在这个星球上，每时每刻，多少人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各地穿梭旅行——从上海到东京，只需两个多小时，相当于从杭州到北京的时间；从中国去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能在日历的同一天到达；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登上了月球，还有一些人，长期生活在绕地球运行的空间实验站上；自从人类从魔瓶中释放出了原子能这个“巨人”后，我们中的极少数几个人，在弹指

一挥间就可以消灭另一个国家，乃至毁灭全世界；婴儿可以从试管中诞生；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已被冷冻，等待将来“妙手”使他们“重生”……所有这一切，不正是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吗？

正如美国科幻小说家泰斗阿西莫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科幻小说家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科幻小说家在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所描写的世界。在50年代，宇宙航行还是科幻小说的主题，而今天，却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科幻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世界正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不断变化。人类要么适应这种变化，要么使这种变化适应人类，否则人类必将灭亡。

美国科幻评论界的权威詹姆斯·冈恩教授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时代将很快会发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中，变化就是我们的现实。要读反映现实的文学，就要读描写这种变化的文学，这就是科幻小说。”

因此，科幻小说热在国外方兴未艾。仅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就有1500种以上，占全部小说类的20%到25%。《纽约时报》每周公布的十本畅销书中，至少有一至两本是科幻小说，有的甚至名列榜首或连续数周榜上有名。70年代末至80年代，票房价值最高的三部电影都是科幻电影：《外星人》、《星球大战》和《帝国反击》。1986年7部卖座率最高的电影中，有6部是科幻片！美国各大电视网甚至有时在黄金时间播放像《星际旅行》等受人欢迎的科幻电视片。每年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年会，到会人

数常在1000至2000人，1984年在美国阿纳海姆市召开的年会，出席者近10万之众，盛况空前！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从未造成这样规模的轰动！更不容忽视的是科幻小说和影视所产生的“文化震荡”。从T恤衫到儿童玩具及电子游戏，从早餐吃的燕麦片和服饰家具，乃至各种商标广告，不少都取材于科幻小说和科幻影视片。可以说，科幻小说的影响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

优秀的科幻小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好的科幻作家往往能在现实科学水平的基础上，预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凡尔纳严谨的科学幻想，预示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即使以当代的科幻小说而言，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美国作家斯密特在1940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灰色的摄影师》中，想象两个银河座相碰会产生放射源，而这种效应的实际科学发现则在15年以后。1964年，与阿西莫夫齐名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发表《太阳帆船》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就对利用该小说中描述的“太阳风”着手进行研究，很快在宇宙航行和太空实验站中获得广泛的应用。1965年，法国作家巴尔纳在科幻小说《干燥》中，想象整个地球的海洋都铺满了石油。后来，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世界沿海国家的海洋石油钻探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看来，好的科幻小说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预见性。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新玩意儿”的发明，它还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战争乃至星球大战等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因此，阅读科幻小说，能启迪青少年的智慧，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引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在谈到科幻小说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爱好科学的作用时，阿西莫夫说：“有一点差不多是肯定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科幻小说，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了引导人们去学习科学，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科幻小说，例如九岁，十岁……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二岁。”他还说，“科幻小说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健康的食粮”。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多次向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她也认为，“科幻小说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然而，我国当前科幻小说凋零的局面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不相称的。振兴和繁荣科幻小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期望。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科幻小说研究中心，愿以译介外国优秀科幻小说为己任，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将在我国成都召开。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科幻小说将重新在中国文艺百花园中作为一朵鲜艳的奇花而大放异彩！

1991年元旦



CHANGSHENGBULAO

目录

-
- | | | | | |
|---|------|-----|--------|---|
| 1 | 长生不老 | 〔美〕 | 詹姆斯·冈恩 | 著 |
| | | | 王丽亚 | 译 |
-
- | | | | | |
|-----|-------|-----|-------|---|
| 167 | 星球争夺战 | 〔英〕 | 科林·卡普 | 著 |
| | | | 黄润忠 | 译 |
-
- | | | | | |
|-----|------|-----|--------|---|
| 219 | 星际窃贼 | 〔美〕 | 哈里·哈里森 | 著 |
| | | | 郭建中 | 译 |
-
- | | | | | |
|-----|-------|--------|----------|---|
| 251 | 友谊的信息 | 〔南斯拉夫〕 | 伏尼米尔·福亭杰 | 著 |
| | | | 王之光 | 译 |
-

长生不老

〔美〕詹姆斯·冈恩 著
王丽亚 译

CHANGSHENGBULAO

詹姆斯·冈恩(1923—)。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编辑和评论家，堪萨斯大学英语教授。曾任美国科幻小说家协会主席、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等职。主要科幻小说有《长生不老》(1962)、《倾听者》(1972)、《危机》(1986)等。其学术专著《论阿西莫夫》(1982)、《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小说史话》(1975)和《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1988)享有权威性的学术地位，荣获多种科幻奖。他的小说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他主编的小说集《科幻小说之路》已成为美国大学中科幻小说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长篇小说《长生不老》是冈恩最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之一。小说探索了人类获得“长生不老”的知识后将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

人人追求长生不老，但一旦成为永生的人，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权力，这就是冈恩这部小说的主题。像他的其他小说一样，作者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必须迎接种种挑战。而人类每前进一步，都将会产生新的苦难，人类只有忍受并摆脱这种新的苦难才能继续前进，因为任何事情，包括生命和健康，一旦过头，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冈恩对普通人的同情，对有钱人的蔑视，对社会现实的暴露和批判，在这部小说中表露无遗。

他的长篇小说往往是由几个独立的系列中篇组合而成，像这部《长生不老》和《倾听者》等，都采用这样的结构。小说曾改编成电影《永生的人》

(1969)和电视连续剧(1970—1971,美国ABC电视网),这是第一部成人电视连续剧。电影和电视剧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新血型

年轻人四肢伸开,平躺在医院里铺有垫子的桌上,他裸露的左臂显出发达的肌肉和棕色的皮肤。血压计宽扁的带子紧绕在二头肌上。

他的两眼一直跟随着技术员飞快的动作转动。

她打开一台又大又旧的冰箱,从第二个架子上取下一个棕色的瓶子。瓶子底部有一个拉手,用一根金属条扎着连在瓶底上。瓶底部有一英寸厚的柠檬酸盐,其它什么也没有。

技术员拉住那个拉手,剥下金属盖子,露出了橡皮垫圈。从桌子底下的箱子里抽出几英尺长的塑料管子。管子的每一端都有一枚针。一端插入献血者已被普鲁卡因麻醉了的静脉里,另一端刺进橡皮圈伸入瓶子里。

深红色的血液很快地进入了塑料管,流向瓶子里。瓶底的柠檬酸盐旋动着,一片粉红色。一会儿,变成了葡萄汁的颜色,瓶子的上半部翻卷着泡沫。

技术员在早已准备好的标签上写下了日期和献血者的姓名。在标签下方,写上她自己名字的字母开头。她在标签上贴上一张粘胶带,上面有号码:3 1 1 9 7;又在另外两个小试管上写下了同样的编号。

当瓶子装满以后，她用夹子夹紧塑料管，从瓶子里抽出那根针。

把塑料管和针拿走后，她在瓶子口上贴上了一层粘胶带。

在靠窗的工作台上，技术员把三份血样滴在两块玻璃片上，其中的一份被分成A和B。她把这些玻璃片滑进一个透光的箱子，箱子顶部有一块半透明的玻璃。她又分别从标明“抗一A”、“抗一B”、“抗一Rho”的绿瓶子、棕色瓶和无色透明瓶子里取出一滴血清分别放在每份血样里。

她来回地晃动着搁着瓶子的架子。此刻，那位年轻的献血者已经坐了起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60秒钟以后，标有A和B的红色细胞仍旧均衡地分散着，而第三份血样中的细胞已经很明显地聚集在一起了。

“你是正常的O型阴性血。”技术员说道。

年轻的献血者稍稍撇了撇嘴角。

“很有价值。”技术员愉快地说道，随即拿出一张卡片和一张纸。“这是我们需要的一血型种类。把你的名字列入我们专门的捐献者名单里好吗？”

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技术员耸耸肩，递给他一张卡片说：“不管怎么说，得谢谢你。这是你的血型。到候诊室去坐着休息十分钟。这张纸是25美元的凭证，你可以去出纳柜那儿取钱——在你出去的前门边。”

有好一会儿，技术员看着这位年轻人消失在门边。她又耸耸肩膀，然后转过身，把那年轻人的血放进冰箱的左边架子上，等待做血清试验。

一品脱鲜血——价格为25美元。再过几小时，它就会被

放置在冰箱的第二个架子的右边，和别的O型血一起。

但是，这种血却是特别的。它具有其它血型的所有特性，然而又有它本身的特点，独一无二。从来没有谁有过像这样的血。

25美元？生命值多少呢？

这老头子已经70岁了。躺在医院的硬板床上，看起来干瘪瘪的。

他是活的——仅仅是活着而已。不只是指他快死去——我们大家都会死的，而对他来说，死亡近在眼前了。

拉塞尔·皮尔斯医生用他那年轻有力的右手握住病人骨瘦如柴的手关节，他表情严肃，眼神专注，体格强健，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

老人的脸色发黄，黄中泛出青灰色，一副垂死的样子。皱巴巴的皮肤包住骨头，俨然是一具骷髅。

皮尔斯轻轻地放下病人的手臂，然后慢慢地拉好床单。

“是肺炎吗？”伊斯特医生带着他职业的兴趣问道。他比皮尔斯年纪稍大，两鬓灰白，整个神态平静自若，十分高贵。

“还不止于此。是营养不良。需要吃得多一点，得到良好的照顾。只要有钱就行。”

“让我们做个血球数计，”皮尔斯对身边的护士说，“还有尿样分析。还需要一品脱血。”

“要输血？”伊斯特问道，挑了挑眉头。

“会有益的——不管如何，暂时还是有用的。”

“可他快死了。”

“当然。我们都会死的。”皮尔斯冷冷地微笑着说，

“我们的责任是尽量使生命延长些。”

片刻过后，当皮尔斯推开门走进门厅时，伊斯特正认真地在和一个高个、金发、宽肩膀的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一身高级服装，年龄跟伊斯特差不多，大约45岁到50岁之间。

这人叫卡尔·简森。他是里面躺着的那个垂死老人的私人秘书。伊斯特向皮尔斯作了介绍，两人握了握手。皮尔斯想，私人秘书这个词意味着这个人与老者关系密切。

“皮尔斯大夫，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简森用一种像他眼神一样冷漠的语气平淡地说，“威弗先生是不是快死了？”

“当然是这样。”皮尔斯答道，“我们都逃不出死亡的命运。假如你是想知道他会不会在两三天内死去，那么我告诉你，会的。——如果我一定得给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的话。”

“他得了什么病？”简森怀疑地问。

“他已经老得超过了他的身体。就像一架机器，不仅陈旧不堪，而且零件破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故障。”

“他父亲活到90岁，他母亲活到96岁。”

皮尔斯直视着简森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挣那么多钱。而我们尽管生活在一个几乎征服了所有疾病的时代，但那同时也付出了代价。现代生活的高度紧张使人分崩离析。威弗先生每赚一亿美元就得少活五年。”

“那你们怎么办——就眼看着他死？”

皮尔斯眼睛冷冷地看着简森。简森也一样，冷冷地看着他。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给他输一次血。他有亲戚朋友吗？”

“再没有比我更亲近的人了。”

“我们每给威弗输一品脱血，就得另外准备两品脱血。”

“威弗先生所用的一切，他都会付钱的。”

“如果可能的话，他得为医院提供另外两品脱血来代替他用掉的一品脱，这是医院的规定。”

简森眼睛抬也不抬地说：“办公室里就有不少自愿捐献者。”

输血暂时是有用的。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暂时性的，最终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输血能使威弗恢复到能吃东西，也许还能自己站起来走出这个医院，这已够让人吃惊了。

皮尔斯拿起床脚边的钢夹书写板看了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他仔细地观察了老人的脸。脸上更加死气沉沉了。呼吸依然沉重，发出呼噜声；毫无血色的眼睑盖住了深陷的眼睛。

他是什么呢？你可以称他“五亿美元”。他就是金钱。他毫无用处，对社会毫无贡献，对人类毫无好处。他忙得没时间结婚，他只知道赚钱，而不想做父亲。他的职业：赚钱。

皮尔斯不认为一个有钱人必定是恶棍。但是一个挣了一亿或几亿美元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个掠夺者。

皮尔斯理解简森忧虑的原因。假如威弗死了，那么钱也完了，权也没了。

皮尔斯看着躺在那儿的威弗，自言自语说：“没关系，这人还是人类的一分子，并且还活着。那就意味着还值得救。其它任何考虑都是毫无意义的。”

皮尔斯用碘酒擦拭完了病人的注射部位，熟练地把针头刺了进去，用带缚住后朝护士点了点头。

护士放松了吊袋的夹子。没过一会儿工夫，深红的血液慢慢地进入了长长的透明输液管，进入了静脉。新鲜血液带着生命的活力进入了这架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破旧机器。

新鲜血液给老人，皮尔斯心想，金钱能买到一切。“稍快点。”他说。

护士把夹子放得更松些。血液瓶里的深度下降得更快了。

生命。下滴。奔流。使旧的变新的。

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部的起伏变得平缓了。

一滴接着一滴，血液瓶里的血通过输液管流入了老人的静脉里。这新鲜血液是某个人给的或是卖的，某个健康的年轻人。

输液管里流动的是生命，是年轻人给老人的礼物，健康人对病人的奉献。

当皮尔斯早晨查看病人时，老人正用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看着他。皮尔斯眨眨眼，拿起病人瘦骨嶙峋的手腕数了数脉跳，问道：“觉得好点了吗？嗯？”

老人点点头，这又让皮尔斯吃了一惊。

“很好，威弗先生。我们得弄点东西给你吃，用不了多久，你几乎可以恢复如初了。”

第三天，威弗开始说话。

第四天，威弗已能坐在床上嘶哑着嗓子与护士谈天了。

“你准是那个医生，”威弗突然转向皮尔斯说，“我喜

欢你。我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的。好好照看我喜欢的人，也照看那些我不喜欢的。”他格格地笑着，那声音既孩子气又带着几丝邪恶。

“别操心那些，”皮尔斯温和地说着，拿起威弗的手腕，“集中精力养病。”

第五天，威弗起来去了卫生间。

第六天，他洗了个澡。

第七天，他的灰白发开始变黑。

“你今年多大年纪，威弗先生？”皮尔斯直直地问他。

“70岁，”威弗骄傲地答道，“到我上次生日是70周岁，六月五日。生于怀俄明州……”

“你的头发从前是什么颜色？”

“像乌鸦翅膀那样黑。是全国最黑最亮的，姑娘们求之不得地用手指穿过我的头发摸一摸呢！”他回忆着，格格笑着。

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内，威弗的注意力已转向了他的事务。在他的床边安装了一台电话机，他不睡觉的时候，多半在电话里与人进行简短的对话，谈买卖生意，要不就是与简森在一起。只要威弗叫简森的时候，他总是马上就到，那么方便。皮尔斯想，简森肯定在医院里租了一个房间。

到第二个星期末，威弗整个看起来像个30岁的男人。从他出生算起，他的身体年龄只不过是30岁。

“卡尔，”皮尔斯一进门就听他说，“我要个女人。”

“那很容易，”简森耸耸肩说，“有没有想好哪一个？”